

參考書目：

- 《魏晉思想史》，許抗生著，臺北：桂冠圖書公司，一九九五年一月初版二刷。
- 《魏晉哲學》，周紹賢、劉貴傑著，臺北：五南圖書出版公司，民國八十五年七月初版一刷。
- 《老莊研究》，胡楚生著，臺北：學生書局，民國八十一年十月初版。
- 《玉弼》，林師麗真著，臺北：東大圖書公司，民國七十七年七月初版。
- 《玄學通論》，王葆琰著，臺北：五南圖書出版公司，民國八十五年四月初版一刷。
- 《魏晉玄學探微》，趙書廉著，河南：河南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二年十二月第一版第一刷。
- 《道》，張立文等著，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一九八九年三月第一版第一刷。
- 《新哲學概論》，陳俊輝編著，臺北：水牛出版社，民國八十年十月初版。
- 《老子的形上思想》，沈清松著，收錄於《哲學與文化》第十五卷第十二期，民國七十七年十二月。

《湘行散記》中的世界

——兼論沈從文的散文創作

曾秀萍 *

壹、沈從文散文的藝術風格

沈從文曾是中國作家中諾貝爾文學獎呼聲最高的一位。也許從五四新文學運動的角度去檢視沈從文的文學功效是微不足道的，但以文學價值而論，他的作品是歷久不衰的。沈從文在中國文學上的重要性，不單只建築在其批評文字和諷刺作品上，更建築在他豐富的想像力和對藝術的誠摯中。若把他的早期作品和後來的改正本或其他同時期的作品比較一下，那麼，令我們感到訝異的，不只是他藝術方面的成長，還有忠於藝術的精神。(註一) 其中最能表現他長處的，是他那種憑特佳的記憶，隨意寫出的景物和事件，能不著痕跡輕輕的幾筆就把一個景色的神髓或是人類微妙的感情脈絡勾劃出來。他這方面的功夫，直追中國的大詩人和大畫家，是現代作家中的翹楚。

沈從文的散文與小說是同時成熟的，到三十年代，沈從文散文創作的獨特風格已經確立，自成一家。它從另一個側面印證沈從文認識與把握人生的方式，其藝術風格與他的小說相互補充。由於散文本身的特點，沈從文對社會人生的認識在散文

* 中國文學系大學部 86 年畢；現為碩士班研究生。

註一：夏志清：《中現代小說史》，台北：傳記文學八十年十一月十五日出版，頁二二五。

面的抒情與議論點明筆下人事的內在蘊含。而且在他的散文中許多實錄的人生現中不像他在小說裡的那樣，只是將道理包含在現象中，而是充分利用由作者直接出象，為他的小說所描寫的人、事提供了可資對照的原型，為蘊藏在他小說背後的創作主旨作出了一種特殊形式的註釋。

沈從文透過散文所建造的人生世界，是一個沈從文意識到的現實世界，他力圖按照自己理解的真實去表現人生，在此他對人事的描寫沒有小說中常見的聯想與幻想成分，自然也不可免的有所選擇，對不同人事也有處理的輕重、詳略之分，一切都可見出沈從文藝術處理的個性。在這裡，作家認識的獨到與局限同在，表現的長處與短處並存。（註二）

在沈從文筆下，我們得到一清如水的文字白描。既少孤憤，尤乏譏諷。但他對人性的愚昧、家的動亂，豈真無動於衷？從《從文自傳》中，他以驕然回首的姿態，回顧軍旅生涯的血腥點滴，因年紀與見識成長而生的反諷意圖，早藏字裡行間。但他並不預設如魯迅般的象徵鎖鍊，終其創作路程，沈從文一再強調語言與形式的重要，絕非偶然，語言、形式、身體這些「外在」的東西，其實並不永遠附屬於超越的意義、內容、精神之下，而自能蓬勃擴散，不滯不黏。相對於「象徵」，我們可說他的敘事手法則更傾向於當代常說的「寓意」表達。象徵藉具體經驗、符號，「再現」靈光一閃般的內燦意義，近於神秘的宗教啓悟；寓意表達則偏重具體經驗、符號間的類比衍生，而將內燦意義作無限延擱。沈從文常喜說的「神性」，應在這「寓意」而非「象徵」的範疇下，才愈見玄機。從這個觀點，我們可再思考何以沈從文對天地間最無情的事物，如死亡，仍作最有情的觀看。

他的反應在悲憫之餘，多了一層寬容。他面對這樣的現狀，試圖從文字寓言的層次，提供療傷彌縫的可能，與魯迅看出了中國的社會民心以及道統象徵，不可收拾的摧頹瓦解是兩種不同的層次與角度，沒有誰較好或較差之別，兩者的成就均是無法取代的。

《湘行散記》和《湘西》是作者分別於一九三四年和一九三八年重返湘西時的收穫。前者是作者返鄉探視母病，記沿途見聞，由寫給夫人張兆和的一組書札整理加工而成的；後者是抗戰爆發後，作者取道湘西轉雲南，途經長沙時，與徐特立的一席談話中獲得的啓示，返回湘西後所作。這兩部作品是沈從文散文創作成熟期的

註二：凌宇：《從邊城走向世界》，台北：駱駝出版社七十六年八月出版，頁三四〇。

成果。以湘西的歷史、現實、未來的發展為中心，融匯對人生的觀察與思考，從湘西的政治、經濟和人的精神狀態聯繫中，去把握湘西下層人民的生命形式。它們代表著沈從文創作的最高成就。

沈從文成熟期的散文創作，貫串著與他的小說統一的創作追定——將各種生命形式捕捉到紙上。它們以小知識份子和湘西下層人民為主要描寫對象，譜出中國二、三十年的生命協奏曲，力圖全面地反映湘西社會人生。《湘行散記》由十一個單篇組成，以敘事、寫人、記聞為主；《湘西》收入九篇散文，偏重寫景、狀物、抒情。兩書的線索一致；從常德沿沅水溯流而上，順序展開這條綿延千里的水流及各支流的山川景物、人事；所涉及的區域基本對應，在內容上互為表裡，交織成色彩斑斕的湘西兒女人生悲歡的散文系列。

《湘行散記》與《邊城》、《湘西》與《長河》，分別是作者兩次重返湘西的成果。但在《湘行散記》與《湘西》裡，既沒有《邊城》那種「憑想像生著翅膀飛到另一世界」色彩，也消失了《長河》裡「有意作成的鄉村幽默」，沈從文意識到寫作這兩本書的責任——向湘西以外的人們報告湘西的實情。（註三）沿著作者的筆，湘西的山川景物、民情風俗、地理物產、人事現狀、歷史事變、原始遺跡，便不斷地閃現，交織成令人目不暇給的五彩織錦。湘西是令人迷醉的，有秀麗如畫的山川，豐饒的物產。《湘行散記》和《湘西》不僅展開了一幅長長的山川景物連軸畫卷——常德河面上的形態與性格各異的大小船隻，沅州的美蘭香草，箱子岩高崖木棺，鴨窠圍的吊腳樓奇觀，沅凌的輕煙細雨，白河流域的洞奇、灘險、石亂、虎吼……作者根據各地不同的特點，畫出湘西山光水色的神韻，確實「滿眼是詩」；而且作品詳細地介紹了湘西各地的物產：地面上，滿山的藥材，源源不斷的桐油……都是大宗的出口商品；地下埋藏著各種礦藏。作娓娓道出，如數家珍。然而，《湘行散記》與《湘西》既非純粹的山水詩，也非地方的物產志，在這裡與山川秀麗對應的是現實社會中的黑暗腐敗，物產豐饒與人民的悲命運恰成對比。

作品記錄二十餘年來，在這片土地上發生的重大社會事件。在變異不定的政治局勢和此起彼落的地方軍閥勢力興衰更迭，必然催生出一群政治上的投機者和腐蝕鄉村居民靈魂的人物。《湘行散記》與《湘西》不僅真實地反映出湘西人民在經濟上受到的殘酷榨取，及其在貧困和死亡線上的淒慘掙扎，還進一步揭示出他們在封建

註三：同註二，頁三六七。

專制下受的精神摧殘，顯示出沈從文正視現實的勇氣。這兩部作品留下了一系列湘西社會的橫截面。這一個橫截面，都反映著一種現實關係，它們合成湘西社會政治、經濟、思想的整體結構，雖然涉及的一方面，記敘的輕重、詳略有別，卻可見出沈從文觀察湘西社會的廣闊視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等巨大陰影，籠罩在這條滔滔長流及其兩岸鄉村的上空。然而，揭示湘西具有的中國社會特徵，不是沈從文的目的，他著力暴露湘西在近代社會變動中的黑暗墮落，不只在引起人們一般的厭惡、憎恨，而是希望在言打倒、推翻之前，從深處明白湘西的問題；他狀寫湘西下層人民悲慘的人生命運，也不欲獵取他人對湘西人民廉價的同情——「讀書人面對這種人生時，不配說『同情』，實應當『自愧』。正因為這些人的生命的莊嚴，讀書人是毫不明白。《湘西·辰溪的煤》」——而是貼近這人生，真正認識湘西下層人民的生命現實，不是同情，而是去愛。沿著這條思路，《湘行散記》、《湘西》越過生活表層的血與淚，翻開了湘西下層人民生命的另一面，觸及到湘西問題的特殊性。沈從文是以一種開放性眼光看待湘西的未來命運，它顯示出沈從文一個少數民族作家獨到的思想特色。

貳、《湘行散記》的藝術與人間

一、《湘行散記》的藝術特色

三十二歲那年，沈從文爲了探望生病的母親，回到了家鄉鳳凰縣，多年前他離開那條長河闖蕩世界時才十八歲，離鄉時是個小兵，現在是北大教授、名作家了，一個生命，兩個天地，十六載似水年華，腳一踏上鄉土，心中多少感慨！《湘行散記》便是這激動心情的記錄，書中十一篇文章篇篇都有各自的風情。

自然的風格，從記敘人事角度看，顯得從容和平淡，清靈的風格則主要表現於寫景狀物。如評者所說的「沈從文是當之無愧的描繪湘西山水的藝術大師。湘西向以山奇水險著稱，正如沈從文所說：『隨意割切一段勾勒紙上，就可成一幅絕好未人畫本。』」然而，湘西山水在奇險中還有靈秀一面，因此可以用雄奇勁健的筆力，表現其壯美精神，也可用清麗淡雅的色彩，顯示其優美風姿，沈從文更加的著眼於後者。我們只要展示文中所割切的湘西山水風情，不僅可以見到高山急流，險灘行船，舟人覆沒的驚心動魄場面，更常見到的是：軟風微醺的春日，月華如水的夏夜，清明氣爽的秋色，靜謐柔和的雪晴；松柏幽篁，翠色逼人，暮靄四合，江上煙波；深

潭見底，游魚可數，一片林梢，一抹輕霧；錯落有致的平田屋舍；炊煙縷縷的水畔小鎮，小船水手的欸乃櫓歌，情意綿綿的吊腳樓燈光……，一切湘西所特有的自然風光和人事哀樂，給我們的感覺不是雄渾、豪放、壯美，而是空靈、秀美、清麗，顯示了沈從文摹繪湘西山水風情的一貫特色。

沈從文的文章雋永有味，不在用筆的簡練，他強調的是運用文字恰當，在從容平淡的描述中給讀者以聯想、想像的廣闊餘地。敘述和形容往往到了關鍵處戛然而止，欲知後事如何，請讀者自己思索。這是給欣賞者一個藝術再創造的良好機會。由於沈從文引得自然，恰到好處，反而能使作品內蘊的思想感情，表達得更加充分，比和盤托出更耐人尋味。

作者這種原鄉式的題材作品，有四點較有趣的觀察所得：

(1)基本上它沿襲了傳統寫實主義的模擬信條，但也同時如小說式戲劇化其內蘊的矛盾。故鄉之成爲「故鄉」，亦必須透露出似近實遠、既親且疏的浪漫想像魅力。作者津津樂道家鄉可歌可記的人事時，其所貫注的不只是念茲在茲的寫實心願，更是一種偷天換日式的「異鄉」情調。

(2)它的述過程以及「鄉愁」的形式，都隱含時間介入的要素。今昔的對比，傳統與現代的衝突，往事「不堪」回首的淒愴，在在體現了時間消磨的力量。由於突出了時光的主宰地位，原鄉作品才能展現「回憶」功夫的重要，與「欲望」失落及再現的種種悲喜。原鄉主題不只述說時間流逝的故事而已；由過去找尋現在，回憶呼應現實，「時序錯置」是作者有意的寫法。

(3)空間位移。「故鄉」意義的產生肇因於故鄉的失落或改變，尤其暗示了原鄉敘述行爲之癥結——敘述本身就是一連串「鄉」之神話的移轉、置換及再生。

(4)與其說作品是要重現另一種地理環境下的種種風貌，不如說它展現了「時空交錯」的複雜人文關係。「故鄉」乃是折射某一歷史情境中人事雜錯的焦點符號。

綜合以上幾點我們可以從《湘行散記》中，歸納出三個特色：

(1)詩自生命深處自然流出：《湘行散記》是寫實紀聞，介紹特定地域的自然與人生風貌爲目的的作品。難得的是沈從文描寫人、事、景、物，不失其自然風韻，以其獨有的風貌展現於讀者面前，使人身臨其境，從中見出「詩」來。沈從文將美看作生命的屬性，美即「詩」，存在於「生命」之中。

《湘行散記》突出地體現沈從文此一美學原則。這部作品是活的人生，使人彷彿直接面對三十年代湘西特定的社會情境，一切還帶著「原料」的意味，一切都近於那個與人為相對立的自然；它又是充滿詩意的人生，從作者似乎漫不經心描繪出的人、事、景、物的形與線，光與色中，可以強烈地感到詩的自然流溢。

這種藝術效果的產生，依賴於作者對湘西社會人生獨具敏感的準確把握。有許多令人心魄震動的力量，從近於浪漫的喜劇場面裡透出，正如作者所說，其「背後所隱藏的悲劇，正與表面所表達的美麗相等」這背後的悲劇與表面的美麗綜合，產生強烈的詩意。

最精彩的部分，恰是那些極平凡的人生現象描寫，這都是一些常見的人生片斷，或只是人生長流中濺起的一滴水珠，一種人生景觀的瞬間顯現。在這些平凡人生景象背後，隱伏著來源複雜的人生因素，誘人去咀嚼其中的人生悲歡。作者通過某種帶傳奇的事件與平凡人生現象的交織，表現湘西下層人民的精神氣質，再現湘西的現實人生。

(2) 神遊古今的情感音響：如上所述，《湘行散記》從具神秘性、傳奇性的事件與平凡人生現象交織，再現湘西社會人生的現實景況。但作品的敘述不僅於此，在作品中，對現象人生的橫向描寫與對湘西歷史的縱向敘述相輝映，它們表現為在時間上湘西的現實與歷史的聯結。歷史的回憶、遠古遺跡、民間傳說，穿插在地理物產、山川景物、人生現實的記敘中，構成《湘行散記》的重要特色。兩千年前楚臣屈原的行蹤，箱子岩的崖木棺，遍布鳳凰周圍群山間的古堡……使人的思緒越過現實的空間，向這片土地幾千年的歷史演變延伸。然而，這些記敘，既非要引人發思古之幽情，也不是一般遊記表現地方特點時不可或缺的點綴，在作品中，這些歷史回憶、遠古遺跡的記述，與作品中反映的湘西人生現實緊密相關，在記述中隱藏著作者內心沈痛的感慨，溝通著湘西的古今，激起作品巨大情感的浪潮。

翻開《湘行散記》，隨處可以感到作者寄託在作品中的情感力量的衝擊。由於作者的生命曾與筆下的人生血肉相聯，因而，他能夠將心貼近這人生，以湘西下層人民的悲歡為自己的悲歡，摻入他們生命裡的笑淚、恩怨、生死。由於這體貼，作者的情感從他對人生真味獨得的體驗中流出，具有強烈的感人力量。

湘西人民是歷代社會變動的犧牲品，同時又是被歷史遺忘的對象，但在具體的生存方式上，卻幾乎千古不變，因此當作者的筆，觸及到現實人生種種時，作者總是越過時間，以今會古，情感的音響在現實與歷史的溝通中振盪。

《湘行散記》對湘西所擁有之鄉土悲憫感，其內涵是厚實的，具有撼人心脾的力量。它的人事敘述只是速寫，勾勒的也只是平凡的人生小景，它是現實人生的瞬間顯現，卻又在時間長流裡千萬次地往返重疊。在這些人事景象背後，籠罩著嚴冽寒氣，長瀉不息的江流，就是這眼前的人生景象與山巒汀流，勾引作者沈重的歷史感覺，一大段內心獨語，將現實中的人事景物化為作者內心的圖景，通過的情感獲得昇華，進入一個抽象而肅穆的世界，民族幾千年的歷史命運，被化為作者心靈深處迸發的情感樂音，在冥寂的歷史空間裡迴蕩，讀來令人蕩氣迴腸。

(3) 散文長卷的文體獨創：在《湘行散記》之前，傳統的抒情散文多以小品的形式出現，眾多的散文集也只是單篇的匯編。《湘行散記》力圖全面展示湘西的山川風貌、社會人生及其歷史演變，各篇之間既具獨立性，總體上又具內在的統一性，合成不可分割的整體。在作品內在整體性的把握中，顯現沈從文在散文長卷上的藝術獨創。

以沈從文對湘西的熟悉，將如此豐富的人、事、景、物全盤托出並不難，難在節目繁複而不雜亂，這一點，顯示出《湘行散記》在結構上的匠心獨運。作品以沿沅水溯流而上，做為各種人、事、景、物的聯結線索，一種藤牽葫蘆的藝術布局，以沅水沿岸的重要城鎮、碼頭為重點，旁及其他鄉村人事，以點帶面，是典型再現三十年代湘西風貌的最佳結構方式，因為，沅水及其上游各支流，幾乎貫串著整個湘西地區，湘西的經濟、政治、文化的重心，多在沿河的重要碼頭與城鎮，在那裡吞吐著各色各樣的人物，其代表性是明顯的。這也只是一種表層的聯結，真正使《湘行散記》各篇構成融合的藝術整體，是貫串在作品中，作者內心的情感，即沈從文從整體上對湘西鄉土的悲憫感，無論是普遍性或特殊性，作品中描寫的人、事、景、物都表現為時間上現實對歷史的延續，也就是不同文化因素的交織。(註四)

二、《湘行散記》分篇析論

《湘行散記》在文體上不拘一格，具有抒情散文、遊記、小說、通訊等各種文體因素，但又突破了其中任何一種文體的固有格局，表現出沈從文在散文文體上的大膽創造。現在就以「篇」為單位，較仔細地探索這十一篇散文中的文學世界與人性空間，並對我個人較有心得的幾篇做較多的分析。

註四：參考註二，頁三八三～三九九。

文字之旅的起點，是那個戴水獺皮帽子的朋友，一個活鮮鮮的人，是沈從文生命中真正令他心動的朋友。作者在描述這個朋友時，即寫出朋友對他的熱情，又寫出朋友在男女關係上的放縱與荒唐；突出他滿口粗言穢語的流氓氣質，又不忘他醉心於鑑賞與收藏古玩字畫的風雅。由這矛盾的兩方面，合成「一個活鮮鮮的人」。且看他是如何描寫：

朋友口中揉合了雅興與俗趣，帶點驚訝嘆道：「這雜種的小致，簡直是畫！」……「沈石田這狗養的，強盜一樣好大膽的手筆！」說時還用手比畫著，這裡一筆，那掃一掃，再來磨磨蹭蹭，十來下，成了。……看，牯子老弟你看，這點山頭，這點樹，那一片林梢，那一輕霧，真只有王麓臺那野狗乾的畫得出。因為他自己活到八九十歲，就真像隻老狗。（註五）

這之中語言的描摹傳神，真的是「揉合雅興與俗趣」，彷彿這人的聲音、語氣就在我們耳畔，藉著言語，更能在腦海中描繪出這人的神情、表態，他的一舉一動就活生生的展現在我們面前，這類精彩的描寫，在篇中隨處可見，表現出那妙人粗中有細的神貌，處處流露出一份真情，真切而不造作。

雖然沈從文在人性善良、光明的一面上著墨頗多，但溫潤中又帶有對俗世的鄙視，這樣寫來，更襯出俗世那幫人的可笑與可悲，這朋友的可愛與可敬：

時間使一些英雄美人成塵成土，把一些傻瓜壞蛋變得又富又闊；同樣的，到這樣一個地方，我這朋友，在一堆倏然而來悠然而逝的日子中，也就做了武陵縣一家最清潔安靜的旅館主人，且同時成為愛好古玩字畫的「風雅」的人了。（二八）

還有那向湘西上行過川黔考察方言歌謠的先生們，到武陵時最好就是到這個旅館來下榻。我還不曾遇見過什麼學者，比這個朋友更能明白中國格言諺語的用處。他說話全是活的，即便是諺話野話，也莫不各有出處，言之成章，而且妙趣百出，莊諧雜陳。他那言語比喻豐富處，真是大河流域，永無窮盡。在那旅館中住下，一面聽他詈罵個人，一面使我就想起在北京城圍裡編《國語大辭典》的諸先生，為一句話一個字的用處，把《水滸》、《金瓶梅》、《紅樓夢》……以及其他所有元明清雜劇小說翻來翻去，剪破了多少書籍！若果

註五：見沈從文：《老伴（湘行散記）》，台北：卓越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六月出版，頁二四～二五。有關《湘行散記》原文之援引，本文均引自此版本，以後將在引用之原文下直接載明頁數。

他們能夠來到這旅館裡，故意在天井中撒一泡尿，或裝做無心的樣子，把些瓜果皮殼髒東西從窗口照習慣隨意拋出去，或索性當著這旅館老板面前，作點不守規矩缺少理性的行為。好，等著你就聽聽那作老板的罵出稀奇古怪字眼兒，你會覺得原來這裡還擱下了一本活生生大辭典！倘若有個經濟社會調查團，想從湘西弄到點材料，這旅館也是最好下榻處所。因為辰河沿岸碼頭的稅收，煙價、妓女，以及桐油，朱砂的出處行價，各個碼頭上管事的頭目姓名脾氣，他知道的也似乎比別的縣衙裡「包打聽」還更清楚。（二九）

把這個朋友與學者、經濟社會調查團相比，這高一層的比較，更襯出這友人的「真材實學」，不用走所謂的「正道」，接近人們生活的，才最真實，這裡透露出沈從文一貫的思想觀點——「不必看這本用文字寫成的小書，卻應當去讀那本用人事寫成的大書」。又用編《國語大辭典》一事與這朋友「一本活生生的大辭典」對比，雖未道出，然高下之別一望可知。

我坐在這樣一個朋友身邊，想起國內無數中學生，在國文班上很認真的讀陶靖節《桃花源記》情形，真覺得十分好笑。同這樣一個朋友坐了汽車到桃源去，似乎太幽默了。（二四）

雖是寫道「幽默」、「好笑」，其實正是一種最溫和的反諷。

在《桃源與沅州》中，我們看到一向溫柔敦厚的作家，以罕見的嘲諷語氣，強烈批判自命風雅到桃源去尋幽訪勝的文人，同時他也指出，所謂的桃花源，或屈原筆下蘭芷芬芳的沅州，其實既無遺民，亦無神仙；在自然景觀迷人心目的美麗背後，正隱藏著當地百姓哀哀無告的傷痛，以及那個時代的動亂隱憂：

「全中國的讀書人，大概從唐朝以來，命運中注定了應讀一篇《桃花源記》，因此把桃源當成一個洞天福地。……至於住在那兒的人呢，卻無人自以為是遺民或神仙，也從不會有人遇著遺民或神仙。（三四）

這裡是個伏筆，會令人產生「為什麼？」的大問號，想要繼續看下去，尋找答案：

桃源洞離桃源縣二十五里。從桃源鄉坐小船沿沅水上行，船到白馬渡時，上南岸走去，忘路之遠近亂走一陣，桃花源就在眼前了。那地方桃花雖不如何動人，竹林卻很有意思（三四）。

文中夾用《桃花源記》中的句子，上段尤多，似有諷喻之意，又寫道「桃花雖

不如何動人，竹林卻很有意思」，句中暗喻了褒與貶，和桃源的「虛幻」。後面寫到妓女，他說：

另外還有個名為「後江」的地方，住下無數公私不分的妓女，很認真經營她們的職業。有些人家住了一個菜園平房裡，有些卻又住在空船上，地方雖髒一點倒富有詩意。這些婦女使用她們的下體，安慰軍政各界，且征服了往還沅水流域的煙販、木商、船主，以及種種因公出差過路人。挖空了每個顧客的錢包，維持許多人生活，促進地方繁榮。一縣之長照例是個讀書人，從史籍上早知道這是人類一種最古的職業，沒有郡縣以前就有了它們，取締既與「風俗」不合，且影響到若干人生活，因此就很正當的定下一些規章制度，向這些人來抽收一種捐稅（並採取了美麗名詞叫作「花捐」），把這筆款項用來補充地方行政、保安，或城鄉教育經費。

這是怎樣的一個社會啊！地方的建設竟是靠妓女的花捐來資助。作者筆下並不歧視妓女而說他們對地方有許多貢獻，抬高平日為人恥之的妓女，而貶仰「人模人樣」的大人物。沈從文對妓女的溫愛與寬容也可從《邊城》中看出，在第二節中他寫道：

由於邊地的風俗淳樸，便是作妓女，也永遠那麼渾厚……由於民情的淳樸，身當其事的不覺得如何下流可恥，旁觀者也就從不用讀書人的觀念，加以指摘與輕視。這些人既重義輕利，又能守信自約，即使是娼妓，也常較之知羞恥的城市中人還更可信任。（註六）

筆下隱含了作家的悲憫，若生活過得去，誰又肯如此呢？

另外，鴉片的氾濫是作者多次談及的一個嚴重社會問題。它是社會墮落的表現，又是現代「文明」的象徵（註七）。作者揭露了不肖官員對鴉片明禁暗縱的內幕：

關於特貨的精製，在各省嚴厲禁煙宣傳中，平民誰還有膽量來作這種非法勾當。假如在桃源縣某種鋪子裡，居然有人能夠設法購買一些黃色粉末藥物，作為談天口氣，隨便問問，就會弄明白那貨物的來源是有來頭的。信不信由你，大股東中大頭腦有什麼「齡」字輩、「子」字輩，還有沿江之督辦，上海之聞人。（三六～三七）

註六：沈從文：《邊城》，台北：金楓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四月出版，頁四六至四七。

註七：同註二，頁三六九。

這種情況的出現，是因為如同作者在〈箱子岩〉中所寫的：「這生意也就正是有人可以賺錢，有人可以犯法，政府也設局收稅，也制定法律禁止，又可以殺頭，又可以發財，那種從各方面說來都似乎極有出息的生意」（九五）。可見，作者是將鴉片問題作為政治腐敗的例證提出來。

敘述這些社會事件時，沈從文似乎不動聲色，少慷慨陳辭的憤疾，也沒直接從政治上表示臧否，但又處處語藏鋒芒，表達出自己的愛憎選擇。在〈桃源與沅州〉篇中，他有意將「清黨」與沅州的幽蘭香芷、屈原的放逐行吟放在一起描寫，暗藏著對「殺人屠夫」的政治諷刺。（註八）以象徵楚人追求美的浪漫情緒的美蘭香芷，加重屈原的文章風采，並諷喻社會現實的黑暗，景物反襯人事，在兩兩對照中寫出，歷史與現實，景物與人事融為一體，美與醜在強烈對比中獲得表現，暗示出作者內心的情感潛流。（註九）

他一再點出地理上的湘西正是文學裡的桃花源，一方面強調兩者間的關聯，一方面卻也嘲弄歷來文人墨客的興奇；虛實並敘、褒貶兼陳，「桃源」神話流傳千載，至此可說又翻出一新高潮。然而，作者浪漫激進的寫作姿態，往往為他平淡謹約的文字所掩蓋，需要我們細細咀嚼，才能得出箇中滋味。

在〈一九三四年一月十八〉一文中，為紀念這個值得紀念的日子，沈從文小小的蓬船，穿越了激流、急湍，來到了他一提及便「充滿了感情的辰州」。這是作者的第二故鄉，距他上次離開已有十六個年頭了。作者雖然也注目於兩岸山光水色，但他更關心上險灘時所見到的人事。如寫小船上第一個長灘時，那個跳進水裡想要以自己之力，使攔淺的船隻活動的人：

可是人一下水後，就即刻為激流帶走了。在浪聲哮吼聲裡尚聽到岸上人沿岸追喊著，水中那一個大約也回答著一些遺囑之類，過一會兒，人便不見了。……這件事從船上人看來，可太平常了。（五五）

作者在表現湘西下層人民為生存而做的悽慘掙扎時，處處透露出他們生命力的堅韌與頑強。文中那位年近八十的拉繹老人，可以為一百錢的得失，固執地與人爭吵，但又絕不放棄可以出賣氣力的機會，在寒冬裡，滔滔江流的河灘上，身縛竹纜，躬腰勞作。作者在後面寫道：

註八：同註二，頁三七〇。

註九：同註二，頁三九三。

他們那麼忠實莊嚴的生活，擔負了自己那份命運，為自己，為兒女，繼續在這世界中活下去，不問所過的是如何貧賤艱難的日子，卻從不逃避為了求生而應有的一切努力。在他們生活愛憎得失裡，也依然攤派了哭、笑、吃、喝。對於寒暑的來臨，他們便更比其他世界上人感到四時交替的嚴肅。(五八)

這是沈從文對下層人民人生莊嚴的獨到感受與認識。沈從文明確意識到，對他們，一點淺薄的人道主義「同情」，是遠遠不夠用的，這種刻苦耐勞的生命活力，匯聚起來，便能變成一種偉大的創造力，在艱難的處境中，對人生的頑強與執著，生命內涵的美從這些人生速寫裡自然流出，平凡中見出奇崛。(註十)

下面的這段獨白，雄渾蒼涼，物我古今兼忘於剎那：

看到日夜不斷，千古長流的河水裡的石頭和砂子，以及水面腐爛的草木，破碎的船板，使我觸著了一個使感覺惆悵的名詞，我想起「歷史」：一套用文字寫成的歷史，除了告給我們一些另一時代，另一群人在這地面上相斫相殺的故事以外，我們絕不會再多知道一些要知道的事情。但這條河流，卻告給了我若干人類的哀樂！小小灰色的漁船，船舷船頂站滿了黑色沈默的魚鷹，向下游緩緩划去了。石灘上走著脊梁略彎的拉船人。這些東西於歷史似乎毫無關係，百年前或百年後彷彿同目前一樣。……歷史對於他們儼然毫無意義，然而提到他們這點千年不變無可記載的歷史，卻使人引起無言的哀戚。(五七～五八)

這哀戚為何，作者並未明白點明，文筆至此，嘎然而止，留給讀者思考的空間，引發更多的共鳴，寫作的手法高明，蘊含無限深厚的情感。「這點千年不變無可記載的歷史」，由正面而言，是當地保留了千古的淳樸、善良、堅韌的人性猶存，但作者言下，更多負面的意涵，代表著自古以來當地的生活並無多少改善，政治、社會等上層階級，並未對這片土地的人民表示關懷，改善他們的困乏，也代表當地居民仍處在蒙昧未開的狀況，對於影響大多數人的歷史，之於他們並無意義，這是何等的悲哀啊！

好的散文寫出獨我的意境；最好的散文更顯露人生和宇宙的莊嚴！（註十一）沈從文是站在一個廣闊的時間空間裡抒發自己的內心情懷，立足現今，敘說歷史，

註十：同註二，頁三八六。

註十一：司馬長風：《中國新文學史》，台北：傳記文學社，民國八十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新版，中卷，頁一二八。

思索未來，雖然，這種情感不免迷惘、惆悵、感傷、無奈以及長期被壓迫的少數民族孤獨感，但它在主體上反映了一個民族對自己被壓迫命運的申訴，以及對自己內部缺乏向外張力弱點的反省。這種情感以融會古今的方式抒發出來。擴大了作品情感音響的振幅，顯得悲壯、凝重而蒼涼。

延續著極強的歷史意識，在〈箱子岩〉一文中，沈從文再度對歷史流露出一種極深的感懷。由於對歷史的困惑，以及對語言文字無能的喟歎，〈箱子岩〉一文成爲《湘行散記》系列中，最富感傷色彩的一個篇章：

這地方的一切，雖在歷史中照樣發生不斷的殺戮、爭奪，以及一到改朝換代時，派人民擔負種種不幸命運，死的因此死去，活的被逼迫留髮、剪髮，在生活上受新朝代種種限制與支配。然而細細一想，這些根本上又似乎與歷史毫無關係。從他們應付生存的方法與排洩感情的娛樂看上來，竟好像今古相同，不分彼此。這時節我所眼見的光景，或許就和兩千年前屈原所見的完全一樣。(九一)

這些不辜負自然的人，與自然妥協，對歷史毫無負擔，活在這無人知道的地方。另外尚有一批人，與自然毫不妥協，想出種方法來支配自然，違反自然的習慣，同樣也那麼盡寒暑交替，看日月升降。然而後者卻在慢慢改變歷史、創造歷史。一份新的日月，行將消滅舊的一切。我們用什麼方法，就可以使這些人心中感覺一種對「明天」的「惶恐」，且放棄去對自然和平的態度，重新來一股勁兒，用划龍船的精神活下去？這些人在娛樂上的狂熱，就證明這種狂熱能換個方向，就可使他們還配在世界上占據一片土地，活得更愉快更長久一些。不過有什麼方法，可以改造這些人的狂熱到一件新的競爭方面去，可是個費思索的問題。(九三～九四)

無論是表現社會目前的黑暗墮落，還是發掘下層人民生命的「神性」，沈從文的目的並非希望歷史重新返回湘西的「過去」，相反的，他已經認識到，繼續保持那種千年不變的「常」，恰恰是一種巨大的危險。(註十二)他只是希望湘西人民將自己的生命活力，轉移到社會「新的競爭」中去，但，如何完成這種轉移？依靠誰來完成這種改造？沈從文找不到問題的答案。也許留待歷史更多的考驗吧！

註十二：同註二，頁三七九。

參、結語

沈從文繼承屈原辭中的楚文化色彩，其文如畫，山川之奇，盡收眼底，人情風俗，宛然可見，這項特出的藝術風格，是研究沈從文作品的學者所公認的，但，除此之外，我更認為作者表現了詩經「溫柔敦厚」的詩教傳統，在如詩如畫般醇美的表層結構下，寄寓其諷刺針貶與個人感情，這才是最重要的底層結構，卻常被忽略，如同作者自己所言「你們能欣賞我故事的清新，照例那些作品背後的熱情卻忽略了；你們能欣賞我文字的樸實，照例那作品背後隱伏的悲痛也忽略了。」（『從文小說習作選』代序）他有詩人關懷國家民生的大愛，以冷靜深沈的筆觸，展現他對於種種現象與問題的思考。沈從文謙沖溫良的本性，使他即使寫駭人聽聞之事、慷慨激昂之情，亦是那樣含蓄溫和，但絕不少一絲一毫豐厚的蘊藉，相對的更顯其愛之深，其情之痛，如此的寫作手法與藝術境界，實較高聲直陳、口誅筆伐者要高深得多。

而且，作家著眼於人性的光明面較多，亦不是忘卻這世間種種的邪惡與不平，而是他將這些憤慨，轉化為更細密綿長的大愛，加諸其他的人事之中，把這份惆悵與感慨蘊藏在其沈穩的文字之下，化為更多的寬容，去體貼這片土地上的子民，不以世俗的價值觀來看待，給他們應有的尊重與平等，這種情感的深度，實非一般人所能及。沈從文筆下對世界及人群淳良之處，著墨較多，旨在喚起人們的良知，引起更多人的共鳴，使我們不致對這人世絕望，懷抱著一份希望與熱忱，為這片土地極善良的人們共同努力，期盼人間處處開有溫情的花，結滿美善之果。

參考書目：

1. 沈從文：《老伴——沈從文的散文集「湘行散記」》，台北：卓越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六月。
2. 沈從文：《邊城》，台北：金楓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四月。
3. 沈從文：《從文自傳》，台北：谷風出版社。
4. 凌宇：《從邊城像世界》，台北：駱駝出版社，民國七十六年八月。
5. 夏志清：《中國現代小說史》，台北：傳記文學社，1991.11.15 再版。
6. 司馬長風：《中國新文學史》，台北：傳記文學社，1991.12.30 再版。
7. 吳立昌：《中國文學大師名做賞析（四）——沈從文》，台北：海風出版社，1993.5 五版。
8. 王德威：《小說中國》，台北：麥田出版社，1993.6.1 出版。
9. 張素貞：《續讀現代小說》，台北：東大圖書公司，1993.2.3 初版。
10. 潘耀明：《當代大陸作家風貌》，台北：遠景初版社。